

WAI GUO WEN XUE MING ZHU

外国文 **叛逆** 学名著
抗争篇

SHAO NIAN DU BEN

PANNIKANGZHENG



基督山伯爵

[法] 大仲马 著

WAI GUO WEN  XUE MING ZHU

YANBIANDAXUEGHUBANSHE
FA DAZHONGMA

延边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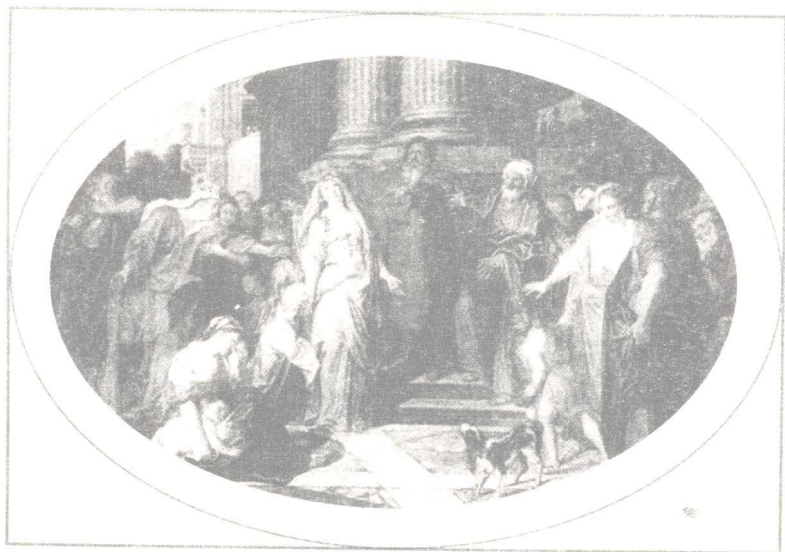
WAI GUO WEN XUE MIXING 混

外国文

叛	逆
抗	争

 学 著

PANNIKANG'ZHENG



基督山伯爵

〔法〕大仲马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山伯爵/《少年成长必读中外名著丛书》编委会编, 延吉: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5. 8

(少年成长必读中外名著丛书, 1. 外国, 叛逆抗争篇)

ISBN 7-5634-2117-3

I. 基... II. 少...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缩写本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2492 号

选题策划: 马永林 石兴利

责任编辑: 金昌海 关志明

封面设计: 山羽创意设计工作室

少年成长必读中外名著丛书·外国 叛逆抗争篇

基督山伯爵

原著:(法)大仲马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 105 号 邮编:133002)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 字数 9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2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34-2117-3/1·295

全套 12 册 定价:237.60 元

导 读

《基督山伯爵》是大仲马最成功、最杰出的一部作品。其情节曲折，构思巧妙，富有传奇色彩和艺术魅力。作者大仲马（1802—1870）法国作家，出生于军官家庭，做过奥尔良公爵的书记官。后靠写作维持生计，由于他的创作欲极强，一生著作颇丰，所作的《亨利第三和他的宫廷》、《安东尼》对法国浪漫主义戏剧的影响极大。后来主要创作了一些蜚声世界的历史小说《基督山伯爵》、《三剑客》、《玛尔戈皇后》、《二十年后》、《铁面人》等。他的历史小说大多场面惊险，情节曲折，富于传奇色彩。

本书以法国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两大历史时期为背景，描写了一个报恩复仇的故事。年轻水手爱德蒙·

邓蒂斯受船长的临终嘱托，为拿破仑党人传送了一封信，因而遭到嫉恨的同事、情敌和想嫁祸于人的法官的陷害，被打入死牢。同在狱中的法利亚长老被

爱德蒙·邓蒂斯的高尚人格所感动，向他传授了各种知识。并在临终之际把埋于基督山岛上的一批宝藏的秘密告诉了他。邓蒂斯设法越狱后，找到了宝藏，成为巨富。从此，他化名为基督山伯爵，经过精心策划，报答了他的恩人，惩罚了三个一心想置他于死地的仇人。

本书语言生动活泼，并穿插一些精美图片，便于小读者们更好地阅读。

好了，小朋友们，还是自己来体会吧！

主要人物介绍



爱德蒙·邓蒂斯

(即基督山伯爵):

本书的主人公,因为遭同事、情敌、检察官的陷害,含冤入狱。后来在狱中得到长老的指示,知道了宝藏的埋藏地。越狱获得宝藏后,他化身为基督山伯爵,对陷害自己的仇人进行报复。他是一个爱憎极为分明的人。



费南迪

(后来的马瑟夫伯爵)

陷害基督山伯爵的情敌,抢走了他的未婚妻。后来进入军界平步青云。为了巨额财富,他竟然杀死了希腊王,成为臭名昭彰的叛徒。



邓格拉斯

邓蒂斯同事。由于嫉妒而写下告密信致使邓蒂斯坐牢。后来走红运，成为巴黎第一流的银行家。是一个阴险的守财奴。



维尔福

起先是马赛代理检察官。为了自己的前途，把知道内情的邓蒂斯投入大牢。后来升为巴黎的总检察官。



法利亚长老

意大利学者，博学多才，坐牢时被人误认为疯子。基督山的宝藏就是他告诉了邓蒂斯的。

目 录

狱 中 岁 月

地 狱	1
三十四号和二十七号	7
二 人 世 界	15
圣人法利亚	22
推 理	27
心 未 了	38
巧 计 脱 身	44

报 答 恩 人

死 里 逃 生	49
长 发 怪 人	53
藏 宝 岛	57
印 度 富 翁	61
真 相	64
奇怪的银行专员	67
奇 迹	70
神 话	74
绑 架	78

复 仇 之 剑

久别的情人	82
-------------	----

靠近仇人	86
钓鱼上钩	89
假父子	93
误导	96
毒杀	100
悲惨的故事	104
纸包不住火	109
审判	114
准备决斗	117
真情告白	120
绝望自杀	125
疑凶是新郎	128
身边的杀手	131
冷血父亲	134
一只鸡十万元	139
饶恕	142
雨过天晴	148

狱中岁月

地 狱

法国南部有一个面临地中海著名港口——马赛港。在马赛港入口附近的海上，矗(chù)立着一个恐怖的、叫做伊夫的小岛。

这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孤岛，上面耸立着一个由石块、砖瓦和三合土构成的古堡，外表阴森森的，给人一种毛骨悚(sǒng)然、不寒而栗(lì)的感觉。就是在这个古堡的地下室里，设置着一个暗无天日的黑牢，用来关押犯有叛乱罪的囚犯。当时的法国人有这样一句话：“进了伊夫堡的黑牢，就如同下了地狱^①。”确实如此，据说，自古以来，只有一个人活着脱离了黑牢，这可是绝无仅有的例外……

一八一五年，法国历史上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就是拿破仑对欧洲联军发动滑铁卢战役^②，结果一败涂地，最后被流放到圣赫(hè)勒拿岛。这件事发生的第二年，有一个政府的钦差大臣来到伊夫堡视察。他巡视完普通囚犯的牢房后，不

① 某些宗教指人死后灵魂受苦的地方。

② 反法同盟军与拿破仑一世决定性会战。1815年6月18日，在比利时南部的滑铁卢附近，拿破仑军队大败。

满地对监狱长说：

“见一百个囚犯和见一个并没有什么差别，他们的回答总是这一套——我没犯罪啦，伙食太差啦，还有没有别的囚犯？”

“有的。有两个特殊的囚犯在地下黑牢里，一个是疯子，一个是非常危险的叛徒(tú)。”

“真是无聊(liáo)透顶了。为了完成我的任务，还是随你们去看看吧！”

监狱长命令两个狱卒点上火把，让三个武装士兵走在自己前面，引领钦差大臣进入地下室。

走下石阶，差不多已在海平面的下面。周围非常潮湿，空气中夹杂着霉味，让人觉得非常恶心。

“请长官先看看第三十四号吧！那家伙很可怕，像野兽一样凶猛，请您要格外小心。”

“哦？好的，我会小心。”

不久，他们就走到了一个铁栅栏的门前。狱卒立刻拿出钥匙(chí)，插进锁孔。“呀——”地一声，铁门被打开了。

这是个幽暗的班房，四面的墙壁都是用大石块堆砌而成的。一个男人用两手抱着脑袋，坐在班牢角落的一张破床上。当火把的亮光照在他身上时，他吃惊地抬起了头。

他就是第三十四号囚犯。

这个囚犯似乎很年轻，约摸 20 岁左右，穿着破烂的水手服，头发和胡子又长又乱，但是他的眼睛却炯(jiǒng)炯有神，黑白分明。他满脸疑惑地凝视着那些进来的人们。

“你有什么要求吗？这里的膳(shàn)食^①怎么样？我是政府派来视察的！”钦(qīn)差大臣缩头缩脑地站在牢门边问道。

① 日常吃的饭和菜。

听了钦差大臣的那句话，囚犯的眼睛一亮，忽然沿床边站起来，用激动的口气说：

“有的，有，……那么……那……”

他一边叫着，一边往门口冲去，好像要和钦差大臣拼命似的。卫兵和狱卒(zú)见势不妙，急忙从左右用枪挡住了他。

“要干什么？赶紧退回去？”

“请给我一个说话的机会吧！我是无罪的，我是……”囚犯大声叫嚷着，好像没有看到刀枪似的，径直想冲到钦差大臣的面前去。

为防止囚犯伤到大臣，那些卫兵和狱卒，只好把他放倒在潮湿的地板上，有的踩他，有的踢他，还有的把他的脑袋朝地板上撞，但他仍然挣扎着，希望能让大臣听一听他的冤事。

“先生，请您听我说，我绝对没有伤害您的意思。请您……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我只想请求一次正式的审判，这样我才心安理得……”囚犯又激动又悲愤地说。

“这个也差不多，总是说自己没有罪。”钦差大臣对监狱长说着，然后示意卫兵把他放开。

囚犯好不容易站了起来，双手被卫兵拽着，摇摇晃晃地走到钦差大臣的面前。

“你是什么时候入狱的？”



“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今天是一八一六年七月三十日，那么只坐了十七个月的牢！”

“啊？……先生，我原来是个船员，家里有一个年迈的父亲和一个心爱的未婚妻。他们至今还不知我的死活呢！多么难熬的十七个月啊！先生，我只想本着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向您请求把我的案子交付审判，得到一个公平合理的处置。可不是吗？像我这样无辜(gū)的公民，含冤入狱，过着非人的生活，我想那些官吏也是愧对我们国王的。这就是我的希望。”

那囚犯用诚恳的态度，动情地诉说着。钦差大臣听完，心渐渐被他的话语打动。

“可以，我要考虑一下。”钦差大臣说。

那囚犯高兴地跳了起来！“啊！先生，你同情我的遭遇了？谢谢您，非常感谢。我得救了！请帮我恢复自由吧！”

“不，不要搞错了。我没权利放你出狱，不过我可以查查你的档案，尽量替你翻案^①。至于结果会怎么样，我是没办法保证的。”

“谢谢您。麻烦您和那位奉命逮捕我的代理检察官^②维尔福先生商量一下，想想办法！”

“维尔福？他一年前被调离了，至于你的案子，我会看看有什么漏(lòu)洞，你暂时先等着吧！”

那囚犯兴奋得跪倒在地，向钦差大臣拜谢。钦差大臣不再理会他，叫人把铁栅栏门关好，就离开那儿了。

“唉！太麻烦了。现在就去看一看第二十七号呢！他是个意大利长老，以前很有名气。可是自从他疯了以后，总是

① 推翻原定的判决。

② 对检察人员的通称。

说他知道哪里有宝藏。入狱的第一年，他就向政府表示用一百万赎(shú)回他的自由；第二年，两百万；第三年，三百万……。今年是第五年，说不定会增加到五百万。”监狱长边走边向钦差大臣说着。

“哈哈！那个疯子还真有趣。”钦差大臣忍不住笑着说。

他们沿着另一条石梯进入地下室，来到二十七号牢房。同样的黑牢里，有一个六十岁左右、头发和胡须全白的老头，正歪着脑袋，思索着什么难题似的。地上有一块从墙壁上剥落下来的水泥板，上面被他画满几何学的圆圈和线条。当他觉察到牢房里来了这么多人的时候，大吃一惊，急忙抓起扔在地上的被单，裹(guǒ)住了几乎全部裸露的身体。

“你有什么要求吗？”钦差大臣依然这样单调呆板地问道。

“你问我？”长老瞪大眼睛说，“我没什么要求。”

“你不明白吗？我是政府派来视察的，想听听你们到底有什么要求。”

“哦！是这样。那么，让我们商量商量吧……我想把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告诉你……”

那长老一接话，就开始滔滔不绝了。

“瞧，又来劲了。”监狱长站在钦差大臣的旁边耳语着。

“这种要求，我是不能满足你的。”说着，钦差大臣就要走开。

那位名叫法利亚的长老慌忙拦住他，“不，监狱长先生，既然大臣来了，就不妨让他听听我的意见。要是我向政府交五百万金银的话，我能否获得自由？”

“嘿！连数目都被你猜中了。”钦差大臣朝监狱长笑了笑。然后严肃地告诉长老，“政府有的是钱，你还是留着出狱后用吧！”

法利亚长老听后，一把抓住大臣的手，喊道：“我没有说

疯话。与其守着秘密死在牢里，不如告诉政府和我共享这份宝藏。……那么，给你们六百万怎么样？”

钦差大臣被长老搞得不耐烦了，索性和监狱长掉转头走了。

于是，长老愤愤地扔掉了裹在身上的被单，坐到原来的地方，继续演算他的几何题去了。

“他到底在研究什么东西？”钦差大臣走时问监狱长。

“大概是研究宝藏的位置吧！”监狱长回答说。

“唉！果然是个疯子，真可怜！”

他们回到监狱长办公室后，钦差大臣为了兑现诺言。立刻查了三十四号囚犯的档案。结果发现档案下面的纸条上写着：

“爱德蒙·邓蒂斯——偏激的拿破仑党，曾协助逆贼拿破仑逃出爱尔巴岛。对该犯应看守严密。”

当时，拿破仑是彻底失败了，整个法国已在路易十八的统治之中。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钦差大臣是无能为力了。于是，他只好拿起笔批上一句：“无可救药。”

这样一来，这个三十四号囚犯——爱德蒙·邓蒂斯连最后一线希望都破灭了。如果没有奇迹出现，他将永无抬头之日。

三十四号和二十七号

这次的巡视让蒙在鼓里的邓蒂斯感到一丝振奋。他在钦差大臣走后，用天花板上剥落下来的一块石灰在墙上写下：一八一六年七月三十日。从这天起，他每天刻上一道线，来计算时间。

时光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流逝，邓蒂斯始终在等待着。一开始，他把自己获释的时间定为半个月，心想钦差大臣一定也要办点其他的事情，那么十五天足够了，可是十五天过去了，没有任何音讯。于是他定下了三个月的期限，三个月过去了，他又产生新的想法，推迟到六个月。这样一直等了十个月，还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上帝啊！快救救我吧！死也要让我死在外面啊。”

邓蒂斯绝望地呐喊着，他被人遗忘在黑暗的深处，经历着黑暗、寂寞和恐惧的煎熬。

这黑牢，冬天是刺骨的寒冷，夏天活像个蒸笼，墙上长满青苔，地上散发着潮湿的霉味。邓蒂斯觉得自己和地上的小虫没什么区别，他的心灵开始忧郁起来，眼前一片漆黑。

“是谁把我投入这样的黑牢？是谁将我美好的前程毁了？”

邓蒂斯翻来覆（fù）去地猜测着，想完之后便是疯狂的咒骂。他用身体猛烈地撞击着地牢的墙，他怨恨周围的一切，尤其怨恨自己，一粒沙子、一根稻草、一丝风都会令他暴跳如雷。

“我要报仇，报仇……”

他想，使他陷入深渊的是人的仇恨，而不是神的报复。

他狂热地想象着要用各种酷(kù)刑,让陷害他的人尝尝。

最终,这个年轻人想到了死,他把自己的硬床和黑面包摆得比以前更端正,吃得比平时更少,他想把他的余生像一件旧衣服一样丢弃。

有两种死法:把手帕系在窗栏上,上吊而死;另一种就是绝食,让自己饿死。

吊死是一种带有侮辱性的酷刑,于是他采用第二种自杀手段——饿死。

狱卒每天两次把饭端来,他佯装吃过后,便把食物从铁窗栏上倒出去。起初还受得了,后来,他觉得很为难了。

“我为什么要死?我还不到二十五岁,以后说不定可以逃出大牢呢?”

神秘的求生本能猛烈地冲击着他,不时动摇着他的决心。这时,他把嘴伸向食物,但是他又想起了自己的誓言,这个品格高尚的人非常害怕因自己食言而成为卑(bēi)鄙的人。

于是邓蒂斯固执地消耗着余生,终于他饿得再也爬不起来,躺在地上喘息着。

第二天,他双眼模糊不清,两耳听而不闻,神志变得恍惚惚。当他合上眼睛时,仿佛感到星星点点的亮光在眼前乱舞,犹如在泥泞的土地上窜动着的黑夜里的鬼火。

晚上,将近九点钟的时候,他突然听到沉闷的声响。

“咔嚓! 咔嚓……”

这一次,他的感官因饥饿更加敏锐了,邓蒂斯在死前的这一刻想听得更真切些。

“咦(yí)?”

那是一种均匀的刨扒声,就像一只巨爪在抓或一颗巨牙在啃。

“一定是什么工具在挖掘石块。”

虚弱不堪的爱德蒙·邓蒂斯,立刻从他的脑海中闪过一